

等待水凉

文 / 董改正



山泉水泡的茶格外清甜

爱吃辣，辣得吐一口气都能点得着火，无辣不欢，不辣无味。辣给人视觉形象是“红”，灯笼红、旗袍红、火焰一般的红。吃辣的感觉就像“烈火烹油”，嗤啦嗤啦的响，热闹、繁华、鼎盛。

盛筵难再，终究要散场的。繁花开时，自有蜂蝶来到，赞美、艳羡，绕来绕去的，无非是为了香，为了蜜，或是引以为同类，同气连枝一荣俱荣，撑开他们共同的春天。没有一朵花会认为他们春天会很快过去的。而置身事外的我们知道，这一切，只不过是过程。欢欣绝不是生命全部的滋味。

可是，人往往不能跳出自身，

就像李煜，直到国破，他才知道“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”，可是已经无济于事。在以夜明珠为蜡烛的锦瑟时光里，他以为他的富贵是永恒的，那些陪他一起玩乐的王公大臣，是他的知己，那些反对他享乐的，是危言耸听的酸腐。也许在赵匡胤的大宋，他才会明白，在锣鼓喧天里，听不到竹笛的清越。

我做过小吃“鸭血粉丝”的生意，为了偷艺，我常常扮作食客，到另一家知名的小吃店要一碗粉丝汤，慢慢品咂。去了很多次吃了很多回，却没有偷到艺，我品不出他的配方。邻居常老三是我们公推的美食家，他对烹调有独到的理解。看我一无

所获的懊恼样子，便问我是怎么吃的，我给他问傻了，难道吃还有用鼻子的？他见我如此，摇头道：“你去他家吃，第一让他不要放辣，第二让他不要放鲜。辣是霸王，鲜是小人，它俩在，哪里能看到温良君子。”我这才醍醐灌顶，味觉的热闹处，难以品到真滋味。可是，谁是君子谁是小人，不容易分得清。

我的外公喜欢喝茶，他对水非常讲究。每次来，母亲都会到山脚的泉眼挑水回来专门给他泡茶。有一次母亲有事，我便偷懒，在溪头井里挑了两个半桶，为了掩饰，我算好了大致时间才哼哧哼哧地挑回家，很是辛劳的样子。烧开后，冲沸，我偷偷观察他的反应。他拂去茶末，浅抿一口，下颌微动处可以想象舌尖在迟疑着，然后他皱眉，又浅抿一口，然后倒掉茶水，洗净杯子，再倒了一杯白开水，定定地审视着我。我知道不妙，却不知他搞什么鬼。一会儿水凉了，他还是浅抿一口，吐掉，勃然怒道：“小兔崽子你敢骗我！”见我惊诧，他倒得瑟了，显摆道：“品水的好坏，要等水凉了。普通井水凉了有烟火气，麦秸稻秆沤烂的气味；好泉水凉了，是清甜的。滚水再泡茶，一般人喝不出来，幸亏是我——你肯定偷懒了！”他得意地哈哈大笑。

水凉方辨烟火气。在大喜、大悲、极乐、极盛时，对于诸如“什么是真幸福？谁是真朋友？”之类的判断，往往大谬。而心智迷恋于繁华虚荣，不会得到真实的幸福。如果身处浮躁之地，如果心在浮躁之时，请给自己一段安静的时间，等待水凉。中